

02 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引子(2)

『悬疑女王』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；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，并改国号为“中华帝国”，登基地点设在紫禁城内三大殿。为显示新王朝开基，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，取意“奉天承运”；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，取意“恭体黎元”；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，取意“建国立极”。

按五行更替之说，洪宪王朝以

火德王天下，崇尚赤色，故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，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，饰以盘龙彩云。

袁世凯宣布称帝，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，蔡锷首先于云南发难，接着，西南各省纷纷响应，一时间，袁世凯被搞得焦头烂额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袁世凯又求助于迷信。就在这时，其长子袁克定举荐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，说这个人看风水如何了得。袁世凯正因称帝后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外交困，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，让其看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。

贾兴连一连看了三天，便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禀报了一番。他说：“紫禁城的布局，是按天上的星宿三垣安排的。星宿三垣为太微垣、紫微垣、天市垣，紫微垣是中垣，又称紫微宫、紫宫，在北斗星的东北方，乃天帝居住之所。当初建宫时，天上太微垣南有三颗星，被人们视为三座门，名为端门、左掖门、右掖门。为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，紫禁城前也设了三座门，即端门，和午门东西两侧的左掖门、右掖门。

“紫禁城的核心位置，贯穿着一

条中轴线，从外城永定门开始，经过内城正阳门，进入宫廷广场中华门，穿过广场，便是皇城的承天门（即现在的天安门），承天门内有端门，端门内为午门。中轴线的东西两侧，东面是天坛，西面是山川坛（后改为先农坛）。进了午门，所有建筑都为对称排列，中心是前朝三大殿——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和后三宫——乾清宫、交泰殿和坤宁宫，每座大殿的蟠龙宝座，都坐落在中轴线上。

紫禁城元初建成，历经明清两代的修葺，其设计与结构，气足神圆，可保皇帝江山万代。唯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，正位之后，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。

听到这里，袁克定急问：“有甚可救办法吗？”

贾兴连道：“办法是有，只要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一个厕所，聚收秽气，问题便可解决。”

这便是历史上一段荒诞的笑谈，但很多人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时的风水先生贾兴连曾经谈及两个破解之法，修建厕所是其一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；其二便是寻找消失的盘龙砚，据说那是镇殿之砚，如

果能将它重新放于龙台之上，就能保佑千秋万代。

袁世凯听后大喜，急召长子袁克定前来商议此事，还连夜颁发了一道密旨，限其两个月内寻到龙砚。可这款盘龙砚莫名其妙地不知所踪，在此情况下找它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限期两个月？这不是要人命嘛！袁克定虽然这么想，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，暂时领父亲旨意出了宫。

袁克定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、赳赳武夫之形象。只是天有不测风云，1912年年初，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，因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，走路有点儿跛，落下外号“袁瘸子”。因他是袁世凯长子，原配于氏所生，自父亲称帝后，他便一直以“皇太子”自居。

父亲老了，退下皇位后，自己就是新一代的皇帝。袁克定早就打好了小九九，听说这块盘龙砚能保住皇家风水，找到它自然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事儿。只是该从哪里下手呢？袁克定一时拿不定主意……

（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 著）

05 人缘超好 原名丽筠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邓丽君的妈妈记得在坐月子期间，军营中的邓枢不能常回家，10岁的大儿子就得负责清洗尿布。每天晚上把功课做完，他就得抱着一盆尿布到水井边，打起冰冷的井水，把泡过水的尿布一条条拖在洗衣板上，闭着眼睛猛搓一阵，也不管洗干净没有，就往竹竿上随便一放。尿布上便迹还在，害得小丫头得了尿布疹。

邓妈妈只好在月子里起身，指

点大儿子把尿布洗干净。她欣慰地称赞大儿子真懂事，教了两次就会了。从此以后，女儿才免去了红屁股的折磨。

这样的情景，在家家户户有洗衣机、烘干机等电器的现代社会怎么能想象呢？在天天拿着游戏杆玩电子游戏的90后男孩，谁肯为妹妹打井水洗尿布呢？用惯了纸尿裤的这一代人，也许连尿布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吧！

令邓妈妈欣慰的是女儿涓滴不忘的孝心。日后，邓丽君刚有了一点钱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中购置电器，特别是洗衣机，虽然家中的孩子都长大了，再也没有尿布要洗，但她依然心疼妈妈在月子里碰冰冷的井水影响到日后指关节酸痛。她不止一次向妈妈提过，很感谢妈妈和哥哥为她冬天打冰冷的井水换洗尿布的辛劳，这不过是她人生中最初的几个月，可是，这一辈子她都没有忘记过家人对她的爱。

“丫头”是邓丽君满月前的小名儿，在中国人的习俗里，小名叫得越通俗、越平凡，孩子会越好养，而邓爸、邓妈却觉得老是叫“丫头”，对这个漂漂亮亮的小女儿实在不够雅。于是，邓爸特地请来了部队里最有学问的一位姓杨的长官，让他为女儿起个漂亮的名字。他用心斟

酌了一番，为她命名“丽筠”，丽有清丽、秀美的意思，筠则是竹的青皮，泛称为竹的代表，期望她长大后志向高洁、虚怀若谷，节节高升，并且能出人头地。

可喜的是，这位杨长官果然有眼光。在邓丽君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真的从她身上看到了这些优秀品质，一点儿也不负“丽筠”二字的美意。也许是“有边读边，无边读中间”的惯性使然，当时，一般人都把筠字发“君”字音，就这么被叫惯了，就连邓妈妈也喊她“丽君”。人人叫得如此顺口，之后，邓丽筠开始唱歌需要一个艺名的时候，就直接把“邓丽君”当艺名，仿佛是顺理成章，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邓丽君4个月大时，邓爸又被调往台东县池上乡。天刚蒙蒙亮，全家人便坐上敞篷大货车，经过一整天的摇晃，举家迁移。邓妈妈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颇多，也许老天注定邓丽君要一生奔波的，她还在襁褓中就四处颠簸，乖巧的她仿佛知道体恤妈妈，一路上不吵不闹，对一个新生儿而言，真的非常难得。

乡间的人情味浓厚，池上乡的纯朴与宁静似乎更适合她成长，培养了她开朗、善良的性格。

童年的邓丽君备受宠爱而且人缘奇好，从在襁褓中就显而易见，讨

人喜爱的娃娃成了邓爸同事们的开心果，叔叔、伯伯们有事没事就往邓家跑，甚至有时候还为了抢着抱她而争得面红耳赤。

邓妈妈在谈到这段往事时，还笑着感叹那些来到台湾就没有结婚，俗称的“老芋仔”，那时候多有人情味啊！他们这一辈结了婚的，家里的大门永远会为单身汉的弟兄们敞开，弟兄们对他们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相处得其乐融融。

邓丽君不惧生的好性情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养成的，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婶婶的，叫得好甜。她还特别懂得察言观色，贴心而不娇纵，“真的是个天使”。邓妈妈红着眼说：“她小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说，这女儿是天下凡来报恩的。我宁愿她不是什么天仙、天使，也不要她来报了恩就匆匆回天上去了，我真的宁愿她不要这么好啊！”

有10分钟之久，我们两人都默默对着冷掉的咖啡流泪，白先勇在《谪仙记》里引用苏曼殊的《偶成》所题：“人间花草太匆匆，春未残时花已空。自是神仙沦小滴，不必惆怅忆芳容。”再多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，一个母亲要有多大的思念，多大的期盼，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“不要太好”啊！（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 著）